

诗|意|溧|阳

□徐宗文

天目山在江苏溧阳市南边，沿着曲折的石径，一会儿放步前行，一会儿驻足观看，一程又一程，不知走了多少路，两边山际间触目所及都是密密匝匝、青翠挺拔的竹子，绝无一棵杂树或病木掺入其中。抬头远望，逶迤不断的山头，依然绿竹猗猗，似乎上接青云，没有尽头！

“啊呀，说是竹海，还真有几分像。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”同行的朱寿桐教授问我：“宜兴的‘竹海’你去过吧？那里的竹子和这里的有什么不同？”他见我有些迟疑，自语道：“依我看，宜兴的竹子竿儿粗，枝儿大，生长在破岩之中，咬定青山，傲然挺立，很有些伟丈夫的气概；而溧阳的竹子，则纤细修长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，恰如美女子的身段……”他说得

颇为认真：“人们习惯于以人比物，比如说某女子长得如花似玉。其实，人是世间最灵性的生物，用最灵性的生物比喻一般生物或无生命的东西，这叫‘逆比’，‘逆比’就是‘劣比’，最乏生气，最无美感；如果以物比人，则物与之美皆无穷尽也。”他经这么形象化地一比，溧阳竹海的独特风韵还真就显出来了！

游兴正浓，忽然，一声沉闷的雷音从头上滚过，接着，风起云涌，暴雨倾盆。我们有些猝不及防，赶紧寻一处山中亭阁躲雨。但见远处山头，上面雨色空蒙，白茫茫一片，下面竹影摇曳，黑蒙蒙一色，竹海与天空相接处，形成一条曲折有致的黑白分明的线，宛如一幅巨大的水墨画上明暗交际的印痕。雷声、疾风、暴雨在竹林里

冲突碰撞发出的沙沙声，山洞湍流声，交织在一起，天风海涛，大气磅礴，摄人心魄。

好在夏天的雷阵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不一刻，雨住了，风停了，昏暗的山色一下子明亮起来，经过急雨冲刷的竹子也越发变得青绿可爱了。仰望天空，依然云如走马，雷声似断还续，看样子还有第二场甚至第三场雷雨。这时，听到山下有人喊：“雷雨将至，山上危险，快快下来。”我们听到呼唤，有些不舍，但还是下山而去。

溧阳的主人很是热情，更善解人意，也许考虑到我们白天的游览未能尽兴，这一晚，特意安排我们住在竹海内的会所。

夜宿竹海，自然别有一番情趣。特别是雨后竹海，空气的清新真叫人无法形容，不，应该说是不可想象，难以形诸笔端。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推开窗户，任由竹林中的新鲜空气一拥而入。我不由得深深地呼吸了一口，只觉一股带着青竹幽香的清涼之气穿肺入肠，直透丹田，中气为之一爽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吟罢，又觉得若以仄起首句入韵者论之，第一句第六字平仄不协，于是改成“海”，恰与“竹海”

竹海显得格外宁静，没有月色，也没有鸟鸣，倒是虫声、蛙声，此起彼伏，远近相续，似乎它们也在感受着空气的湿润与新鲜，一个个都在兴奋地叫着。再听听，除了虫声、蛙声之外，更有一种声音，每隔三五秒或七八秒，滴答、滴答，似雨点打在竹叶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原来是山里夜晚特有的天籁之音，是白天日落之后蒸汽形成的雨点，不，也许是白天暴雨后残留的积水，不时地从云间或者从竹梢上滴下。

“一水独流山更幽”，我猛然间想到王安石的诗句，只就眼前景造来，倒也显出几分的确切。这么想着，一丝睡意也没有。白天的游览，是那样一种热闹的场景，现在的夜晚，又是如此的静谧，白天未能尽兴的些许遗憾，此刻已经化为乌有。我不由得诗兴大发，捻须沉吟：“绿竹无边入云青，长歌有调映雷音。山径曲曲和风咏，水色幽幽带雨吟。”

吟罢，又觉得若以仄起首句入韵者论之，第一句第六字平仄不协，于是改成“海”，恰与“竹海”

为什么珍惜每一粒大米？

□吴杰文

十三岁的大娃一直诧异于我总是会把掉在餐桌上，甚至是掉到地上的每一颗米饭都捡起来吃掉。单位的同事，也经常感叹于我吃饭的时候，总能把所有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，戏谑我那饭盆像是被狗舔过一样。

他们并不知道，可能也不太理解，我对大米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。

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，参加工作之前，一直生活在农村。从我记事开始，庄稼地就是我的第二课堂——我在地里奔跑，有时候是追逐牲畜，有时候是追逐小伙伴；我在地里刨食，有时候是给家禽家畜找吃的，有时候是给自己和家人找吃的；我在地里仰望，仰望蓝天，仰望白云，仰望星空，仰望伸手怎么也够不着的美好生活。

那个时候，饥饿仍然是经常困扰我和家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就算是参加工作以后，有一段短短的时间，我也曾有过因为没钱吃饭而不得不靠一包饼干挨过几天的难忘经历。

只有土地，能给我们带来希望，能帮我们解决饥饿的问题。于是，我和弟弟小小年纪便学会了如何耕种，见证一粒种子到米饭的全过程。

选种、育秧、翻地、耙田、拔秧、插秧、除草、戽水、施肥、喷药、收割、打谷、晒谷、碾米……一连串词语，串起了一粒大米从田间走到餐桌的前世今生。而中间那一系列的顿号，便是农民挥洒在田间地头的一串串晶莹而滚烫的汗珠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——

那年夏收，我应该是十岁，弟弟七岁，家里种了好几亩地，父母实在是忙不过来。母亲拿出一块钱，指着一片约摸一亩多的金黄的稻田对我们兄弟俩说：“今天把这片稻田割了，这一块钱就是你们的！”我们兄弟俩如获至宝，拿着银光闪闪的

镰刀，弯下稚嫩纤细的小腰，顶着热腾腾的太阳，在密不透风的稻田里，从旭日初升一直割到夜幕降临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每块田里大约有四十五垄水稻，我负责二十五垄，弟弟负责二十垄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——

那年春耕，因为村里的牛不够用，父亲又想省点钱。于是我们父子两人挥着锄头，花了两天时间把整整一亩多的地给翻了一遍。浑身有多么酸痛早已忘记，双手起了多少血泡也早已忘记，只记得翻完地后我因为手疼好几天都写不好作业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年我正在上初一，刚好跟我现在的大娃一般年纪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——

我刚考上中专的那一年的秋收，我们又多承包了两亩地，那一年地里水稻长势特别好，一亩地能打二十袋来。我骑着自行车，跟着刚打下来的稻谷，一趟又一趟地往地里家里两头跑。装在饲料袋里的稻谷，含着饱满的水分，带着对土地的眷恋，显得特别地沉，一袋至少一百来斤。颠簸在崎岖的田间小路，米袋子一次又一次从自行车后座上滑落，我又一次又一次将它们抱起。那时候，我多么希望家里的地能少一些，我受的苦能少一些。

艰苦的日子终于过去。参加工作的第一年，也是我参加收割稻谷的最后一年。我跳出“农门”到城里工作，也吃上了曾经无限羡慕的“公家饭”。然而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对土地、水稻的感情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每当下乡路过杂草丛生的荒地时，我就会在心里仔细核算这片田地能打下来多少粮食；每当端起饭碗，我总是会怀着极其虔诚的心，犹如朝圣般将喷香的米饭轻轻地拨进嘴里，慢慢地咀嚼，慢慢地咽下，让每一粒大米留在我的胃里，留在我的心里。

站在自己一边

□叶倾城

她问我：我到底该站在谁一边？

我说：站在你自己一边。

她大学寝室里有个脾气坏、不拘小节的女生，渐渐被人疏远。她作为寝室一员，有空时，并不介意和那个女生聊聊天。她的想法：这女生虽然有些烦人，却没有伤害到别人，反而是孤立这个行为不是显得更加狭隘卑鄙吗？女生当她是挚友，她也确实怀着善意，向女生提过一些为人处世上的建议。

最近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一篇《怀念萧望卿先生》的文章，才明白了我的文章人不了他的法眼的原因。原来，萧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。朱先生治学严谨，我曾经编过一本《朱自清散文精选》，对于朱自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很有感触。萧望卿先生得了恩师的真传，因此，指导学生做学问，从入门开始，希望弟子们能够铭记治学的真经，可惜我在学时天生愚钝，理解不了先生的苦心。

当然，她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其他女生在一起玩儿。有时候，大家说起这个被孤立的女生，列数其人的缺点，她也难免应和几句——她的解释是：我也是为了融入集体呀。

很快，同学和那女生都知道了。有人直接说：“你两面三刀。”这评语像晴天霹雳，她想左右逢源，却被左右夹击。那女生疑心她是来套自己黑料的，不再愿意理她；其他同学呢，也认为她虚伪不值得信任，慢慢冷落她。

她委屈极了：我只是想做调剂和剂，我承认我怯弱我中庸，但怎么会落到这结果，我到底该站谁一边？

当然是，只有唯一的答案，就是：站自己一边。

同学们没做错什么。

最残酷的孤立，是日本古代的“村八分”。

当时日本人认为，一生中最大的事共有十件：成人礼、婚礼、生育、照顾病人、房屋改建、水灾的襄助、每年的祭拜法事、旅行、后事和火灾。而“村八分”的意思就是：除了后事和火灾，其他八件事，不管当事人如何走投无路，村人都会袖手旁观，不闻不问。

有些对立你进退两难，生怕站错队——又不是在便利店等结账，何必非追随着队尾。

有些时候你怕人家讨厌你——难道你没有讨厌的人吗？你觉得他们在乎你的讨厌吗？如果他们能找我行素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发挥一点“被讨厌的勇气”？

《使女的故事》里有一句台词：没有一件事是对所有人都好的。显然，也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喜欢的。既然不能面面俱到，就得顾全最重要的人。

谁是最重要的人？这问题不需要回答了吧？

菜市场里的相聚

□王国华

一个辣椒让你看到辣。一群辣椒拥在一起，让你看到的就是红。圆润的身子细细的尖儿，红得反光。旁边是粗大的白萝卜。一个萝卜让你看到脆，一群萝卜就让你看到白。

空心菜，一根叠一根。像一群绿色的瘦高的孩子做游戏，一个趴在另一个身上，很厚的一摞。每棵菜都有了生命。是拥挤赋予了它们生命，就像大海让每一滴水拥有了生命。生姜如伸开的手掌。五个粗短的手指头。或者三个、四个。一百多只手掌装在笸箩里一齐伸开，坚决不收回。从旁经过，感觉手掌们随时蹦起抽你一下。

蔬菜们渐次醒来。

有的改了名字。茄子叫瓜，黄瓜叫青瓜，青椒叫圆椒，翠花叫雷迪嘎嘎。有的突然变异，惊艳了闲逛者的眼睛。巨大的芒果，半个篮球一样。巨大的玉米，是普通玉米的两倍。小巧的柿子，手指肚般。个个都不肯和别人一样。密集之处，必须名字清新，相貌非凡，才易脱颖而出。

小时候见到的茄子全部紫色。形容一个人受惊时的脸色，就说像茄子一样。今日菜市场已颠覆老旧经验，白色的茄子，如玉。青色的茄子，似翠。摊贩手拿一个塑料喷壶，不停地洒水，浇花一样。蔬菜叶子和茎芽无处躲藏，闭着眼睛绕。头上湿淋淋的。精神倒是精神了，我担心喷壶是魔术师手里的道具，再喷一会儿，白色变成绿色。

我还看到了相聚。

一个地瓜和一捆韭菜，一辈子不得见面。把它们种在同一块土地，也只能近在咫尺地互相观望，伸出手去抚摸一下对方都可能。若讨厌对方，想



李焕菲 摄

师生缘

□李鸿理

已遇到了传说中的“严师”。

买了先生推荐的书，边读边做笔记，那时年轻，以为这些道理都是老生常谈，没啥新的；准备资料——做卡片——分门别类——大小标题——理论——分析，等等。

第一次去拜见先生，是在一周之后，以为读完了书，又有笔记，可以开始写了。先生又让我提纲。提纲是列了一遍又一遍，总是不合格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忍不住在宿舍里发牢骚。舍友说：“哪有你这样的？从如何写论文开始折腾，我们都交稿了，你还没提纲呢。”我越想越生气，一气之下，自作主张，先把文章写出来了，结局自然可知，论文卡在先生那里了。

不知经过多少“折腾”，后来萧先生让他的研究生给我送来了一封信，说是我的论文通过了。这就是，我和萧先生的一段师生缘。

如今，先生已经离世，我只是对他芸芸弟子中的一个，也许他早

已忘记曾经的我了。毕业多年来，我从未停止写文章，也许是当时萧先生的教诲，让我感受到了写作的魅力，明白了写作对于语文教师的重要性。先生严谨的态度，也影响了我，无论文章长短，我绝不敢马虎，即使一个数字出处，也要反复核实；这也影响到我读书的习惯，读了N遍的《红楼梦》，每次读都要认真查阅资料，常读常新。

最近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一篇《怀念萧望卿先生》的文章，才明白了我的文章人不了他的法眼的原因。原来，萧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。朱先生治学严谨，我曾经编过一本《朱自清散文精选》，对于朱自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很有感触。萧望卿先生得了恩师的真传，因此，指导学生做学问，从入门开始，希望弟子们能够铭记治学的真经，可惜我在学时天生愚钝，理解不了先生的苦心。

当然，她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其他女生在一起玩儿。有时候，大家说起这个被孤立的女生，列数其人的缺点，她也难免应和几句——她的解释是：我也是为了融入集体呀。

很快，同学和那女生都知道了。有人直接说：“你两面三刀。”这评语像晴天霹雳，她想左右逢源，却被左右夹击。那女生疑心她是来套自己黑料的，不再愿意理她；其他同学呢，也认为她虚伪不值得信任，慢慢冷落她。

她委屈极了：我只是想做调剂和剂，我承认我怯弱我中庸，但怎么会落到这结果，我到底该站谁一边？

当然是，只有唯一的答案，就是：站自己一边。

同学们没做错什么。

最残酷的孤立，是日本古代的“村八分”。

当时日本人认为，一生中最大的事共有十件：成人礼、婚礼、生育、照顾病人、房屋改建、水灾的襄助、每年的祭拜法事、旅行、后事和火灾。而“村八分”的意思就是：除了后事和火灾，其他八件事，不管当事人如何走投无路，村人都会袖手旁观，不闻不问。

光阴如绣

□梁媛

黄昏，我喜欢沿着小区附近的环湖路散步。湖边的绿植，一年四季郁郁葱葱，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。花基上的花草，一两朵深红，三五朵粉黄，六七朵紫点缀在深绿浅绿里，端的是赏心悦目。秋意虽浓，但到底已立秋了，几棵栾树的叶子，开始斑驳，风吹过来，一些叶子就往下掉，一片，一片，像安静的鸟。

这时，我看一个约四五岁的小女孩蹦跳着走过来，弯腰捡地上的落叶，捡一片，拿在手里端详一下，再捡一片，又拿在手里端详一下。然后举着叶子，嘴里喊着“妈妈妈妈”奔向她的母亲。她的母亲正站在不远处和一个熟人说话，听到孩子的叫声，扭过头，一脸温柔地问：“宝贝，什么事？”女孩说：“妈妈，您看这叶子像不像一把小扇子？”她妈妈看了她手中的叶子，连连说：“像！像！”

我听了，忍不住笑。这满地的黄叶子，竟然像满地的小扇子，多美的比喻哦，孩子的眼睛里，住着童话呢。

微信问她，怎么种起稻来了？她在那边回：像你的凤仙花一样呀，是风或者鸟送来的礼物，我就当花来养了。后面是一个得意的表情。我笑。再看照片，几枝稻绿衣飘飘，稻穗摇摇，稻谷从剑叶鞘内伸出来，顶着一身的黄绿相间，在做着米的梦，真是逍遥得不行。这是它的璀璨光阴呢，心宝贝就是这样，总能让寻常的事物，透出无尽的美来。

本会已于2020年4月8日受理申请人赵俊奇、杨辉波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案号为(2020)穗仲公字第3997号，现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9: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，仲裁庭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裁决，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前。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。

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
2020年9月8日

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

(2020)穗仲公字第918号

傅斌：

本会已于2020年3月27日受理申请人许敬雄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案号为(2020)穗仲公字第3997号，现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9: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，仲裁庭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裁决，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前。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。

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
2020年9月8日

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

(2020)穗仲公字第919号

陈雪：